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二八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二

乙未。

駕自寧夏城趨白塔。

聞鄂爾多斯兵將渡河。使督運于成龍喀拜前在
察罕托海。護其駝馬。撥船五隻以濟。是日

駐蹕堯甫堡。

丙申。

上駐蹕流穆河西岸。

以巴錫爲陝西巡撫。鄂海爲陝西按察使。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陝西巡撫党愛。按察司納壘。俱已衰老。今用兵之時。伊等不能勝任。俱著解任。党愛速赴行在。山西按察司巴錫。著授陝西巡撫。其納壘員缺。查隨駕及運米採買牲口護送駱駝騾子帶養新滿洲之御史給事中郎中。

職名具奏。吏部以綠頭牌開列職名入奏。得

旨以郎中鄂海爲陝西按察使。又

諭內大臣曰。昨聞各處喧譁。此皆八旗兵丁聚集之聲也。朕姑容之。嗣後著嚴禁。又見輜裝行路皆無次序。任意趨走。嗣後著按隊伍行。又

諭曰。乘官馬者。如有倒斃遺失。著各該管官員首

領。照前查奏。

使護送使人回子伊什噶噶雅哈齊至哈密回子

伊什噶噶雅哈齊言蒙

皇上恩賞銀兩。欲買服用諸物帶歸。恐路有不虞。難以行走。理藩院爲之轉奏。

上曰。往使策旺喇卜灘之侍郎常綬等起行未久。伊什噶噶等照京城前來例。給之驛馬。令前押送。筆帖式石圖將伊等追送常綬。同常綬携至嘉

峪關。於地方官取助馬糧等物。著伊等親身小心照管。携至哈密。將彼留下。伊等前去。

丁酉。

上駐蹕哨馬營西南隅之峽河西岸。

諭內大臣曰。今日風雨。此處再駐蹕一日。著概行

曉諭。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因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什希及降

人格壘沽英之子吳巴什丹濟拉使人察哈代
遣令復往。又格壘沽英曼濟噶爾丹使人喇木
扎卜丹濟拉使人羅卜臧等未到。且錄所問伊
等口詞。及噶爾丹奏章。是以稍留待之。初十日
清晨曼濟羅卜臧到。申刻出使阿喇卜灘丹津
俄木布之筆帖式黑色長史馬尼圖等。至喀倫
奏報之事。及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之事俱到。

初十日晚。格壘沽英喇木扎卜等到。故開所問
伊等口詞。遣諭知之。視噶爾丹情狀。與丹濟拉
不睦是真。今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又遵朕旨。
歸附於我。人心已離。迫於饑餓是實。今向額克
阿喇兒移徙者。爲彼地有魚耳。豈有人隨往乎。
茲來降者不絕。屢得其聲息。朕謀定行事。斷不
輕之。亦不必急。今撥餉已完。發兵亦畢。候諸聲

息未定日期。糧草駝馬乾糧俱大有餘。並不苦累官兵百姓。又朕所遣前鋒侍衛奇薩木等擒一厄魯特男婦而歸。奏曰。臣等謹遵指授。三月十九日。自寧夏起行。閏三月初一日。至古爾班賽堪地方。獲此厄魯特而返云。其厄魯特扎木素口供。另開示外。其以此諭示滿洲諸臣。又諭皇太子曰。朕區處軍務畢。十五日起行進趨白

塔其事俱已抄發。白塔乃河套地方。鄂爾多斯
杜稜公汎地。此論到後。報文勿由內遣發。若出
殺虎口。由外遣發。徑千里許而易行。內地之路。
惡不可言。雨水暑氣。人病馬斃必多。寧夏地當
瀚海中央。年高體弱者。甚不相宜。雖無病者。常
有胸膈不寬。形容消瘦者。朕則無所覺。寧夏距
賀蘭山邊塞。百里有餘。水草佳美。不必言。隨駕

大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之馬。御用馬駝牛羊。俱發至察罕拖海喂養。此二十日內。俱略有起色矣。不取地方草一束豆一抄。以爲喂養之資。米豆與草大有餘。各處俱停其運解。令隨所到收貯。朕此番遠行。特爲經理糧餉。定奪兵馬進止之機而來。可行累民擾地方之事乎。今事已畢。詳開專論。其以此遍示議政諸臣。

訓諭按察司鄂海。鄂海以授爲陝西按察使。奏請

聖訓。

上曰。爾何庸訓爲。向如爾外任之官。每於朕前奏言。潔清其身。以圖報恩者多。及至蒞任後。頓渝素行。與向所奏者異矣。陝西地方甚屬緊要。朕於從官二十餘員內。簡任爾爲按察使。爾蒞任。居官若善。朕別有裁度。如其不善。不止於姑罷之。

也。著於大學士前傳諭。是日

遣內大臣明珠侍讀學士黃耆以銀賞運米鄂爾
多斯蒙古。

戊戌。

上駐蹕哨馬營。喇嘛商南多爾濟奏報青海諸台吉
來

朝。喇嘛商南多爾濟等奏曰。欽奉

上諭以阿喇卜灘去後之事。著理藩院檄知商南多爾濟。今將青海台吉。應令誰來朝見。作速定議來奏。隨檄臣商南多爾濟云。近日尼麻唐庫圖克圖至。奏稱達賴喇嘛去世已十有六年。再生後身。今已十有五歲。已將此所奏之言。曉諭於衆。復以主事保任等爲使。賫捧

勅書。與尼麻唐庫圖克圖同使於第巴矣。又丹濟

拉欲降。告諸我使員外博什希等。又遣其使
羅卜臧。囑之密奏。卽令羅卜臧。賫捧

勅書。歸諭丹濟拉速降矣。又格壘沽英。與噶爾丹
相惡。挈其妻子而逃。偕博什希齊來歸降。已
授格壘沽英爲散秩大臣。授其子吳巴什爲
侍衛矣。續有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察罕台
吉。皆欲來降。遣使偕我筆帖式黑色來上疏。

皇十一
亦令賚捧

勅書諭以速降。遣彼使歸矣。又遣哈密擒解之厄魯特恩克達爾漢寨桑。賚部文招撫其王滾占之妻子去矣。又遣工部侍郎常綬等。往諭策旺喇卜灘。乘噶爾丹困窮之時。速圖之以報其讐。又遣散秩大臣巴當阿。護軍統領孫渣齊。散秩大臣策旺諾爾布。護軍統領杜什

希率兵分兩路。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
去矣。目下調將軍馬思喀率大兵從郭多里
巴兒哈孫。至額克阿喇兒。將軍博濟孫思克
副都統阿南達率兵出嘉峪關。往禦西方。爲
此檄知青海衆台吉。何時入朝

皇上。何人前來。爾等作速議定。星馳來奏。臣恭惟

皇上仁聖性成。智勇天錫。恩威並用。是以青海四姓

厄魯特諸台吉俱懽欣鼓舞願往覲

聖明前者已將阿拉卜灘等前去之名起程之日陳奏外西寧屬下回子頭目業已起行矣其達

兒寺掌教垂臧庫圖克圖溫都孫寺掌教達賴綽爾濟喇嘛及十三寺院之囊素通事等厄魯特之工匠小人皆願往朝

聖明其人甚多不能逐一舉其名字又扎西巴圖爾

台吉言。我此地額爾德尼巴圖爾台吉。素行甚高。衆台吉凡事皆推之以爲長。故我將勸其駕。乞

皇上俯視。比和碩特一姓之台吉。臣等答之云。爾說之往朝甚是。

皇上斷不輕待爾等所親之人也。又青台吉遣人來告云。我首領台吉。留我等守禦地方。目下不

獲在覲

聖明遣我子羅卜臧行可乎。臣等言會盟之時。曾明

諭云。召爾等青海八台吉。舊達賴台吉之子

達賴帶青。達賴汗之子拉臧等來。如不能親

來。則遣子弟代之。凡有願往者皆來。又扎什

巴圖爾台吉言我等親身目下在覲

聖明奕世承其恩寵。而留守各地方者。永不獲承恩

寵甚可憐憫。我請通行曉諭。俾令遣使聘問。
又原屬噶爾丹之人。有姓徽特之色稜厄爾。
克台吉。親來告曰。我自厄魯特阿喇卜灘所。
出逃來歸。

皇上失路而至青海。我目下在拉臧左右。願得入內。
此人俟衆台吉到後。問明可否另報。又有姓
徽特之五六歲童子一人。此外更無有名之

人。住居青海者。僅有噶爾丹之兄。趙特巴巴。圖爾之子。姓鍾阿爾。名色卜騰扎兒。車陳帶青。因彼父喪。不得親往。合掌稽顙訖。此外更無有名之人。臣等欽惟去年內外大小臣工之意。俱謂噶爾丹且不必伐。

皇上宸衷獨斷。決意親征。謂噶爾丹不速行勦滅。生民何由得安。

親統六師。遠出塞外。此至仁也。

皇上自出師以來。率先徒行。日卻一餐。暑不張蓋。不擇水泉之甘苦。掘井而飲。深踰瀚海。直至巴顏烏拉之地。此大勇也。

皇上神謀既定。灼知洞見。噶爾丹斷不可使之瓦全。留其餘孽。近

臨巴顏烏拉之地。

天威所加。莫能抗拒。噶爾丹棄其一切所有之物。敗遁而去。適遇

皇上預調西路大將軍伯費揚古之兵。遵奉

指畫。盡殲醜類。噶爾丹止携數人逃遁。爲萬目之

所共見。此大智也。今離散之衆。相繼歸降。皆

受而養之。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爲

哈密回子達爾漢白克所擒獻。今年

皇帝親臨寧夏。青海四姓厄魯特。俱來歸順。丹濟拉
丹津俄木布。阿喇卜灘。格壘沽英等。俱乞降
來歸。臣等不諳文義。取通鑑而一一歷誦之。
自古人君可方

皇上之仁智勇。得以同年而語者。未之有也。臣等百
官兆民。仰賴

皇上神靈。含哺鼓腹。以享太平。謹以慶賀禮。同行間

諸臣併地方文武官員及軍民人等在西寧

望

行在叩頭商南多爾濟又奏曰老僕之意衆台吉來
時路之兩旁正有禾苗無地牧放應

勅地方官略助牲口草料糗糧又衆台吉俱問及
獅象且其內自相謂曰我等往朝

皇上殆必以身所未見聞之物示之也乞將驚奇可

喜諸劄示之。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行文商南多爾濟除先奏來朝台吉不議外著現欲來朝爲首之人將庫圖克圖喇嘛及留守地方台吉之子弟自行酌量分別伊等行時率之俱來餘如商南多爾濟所奏可也。

上從之。

巳亥。

上駐蹕石嘴子西南隅黃河西岸。

厄魯特羅卜臧格素兒及其弟達什夫婦偕
來降。揚威將軍舒恕奏曰。侍郎滿丕。送到來
降厄魯特羅卜臧格素兒及其弟達什夫婦
告云。我等乃噶爾丹下之人。自什爾哈地方
乘馬五匹。出逃而來。我等骨氣。乃喀爾喀也。

原係喀爾喀額爾德尼班第達庫圖克圖之
父賽音楚呼爾之人。小時投入厄魯特。我兄
弟皆居於厄魯特。羅卜臧格素兒告曰。我未
來之前晚。衆喇嘛在噶爾丹所居廬中誦經
我亦曾偕往。因問羅卜臧格素兒曰。爾等逃
來之地。名什爾哈。距薩克薩特呼里克有幾
日程。從何而往。噶爾丹所有寨系爲誰。共有

幾人。馳馬居食。又何如。答曰。自噶爾丹薩克薩特呼里克。向西北行十六日。至什爾哈地方。我等從什爾哈逃來。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游行。噶爾丹左右。有諾顏格隆阿喇兒拜。率其下百餘人。吳思塔台吉。率其下百餘人。在噶爾丹右翼半日程而行。噶爾丹之前一日程。丹濟拉阿巴。丹濟拉署拉思倫博。

羅齊率其下三百餘人而行。丹濟拉之前一
日程。吳爾占札卜。色稜車陵布木等率其下
一百餘人而行。馳馬有二三匹者少。有一匹
者多。亦有無馬者。並無牛羊。捕獸爲食。不得
獸。則殺馬馳爲食。聞滾占之妻察罕古英寨
桑塔爾寨桑等所在之地。名波兒哈。問羅卜
臧格素兒等曰。噶爾丹。丹濟拉。原早晚不離。

同行同住。今丹濟拉離噶爾丹而前行。其故何也。爾等其以實告。噶爾丹欲往何處棲止。下人之意何如。爾等之外。猶有來降者否。答曰。丹濟拉原與噶爾丹同處。日夜不離。近日丹濟拉。撻噶爾丹。近侍醫人。自此分離。噶爾丹不言往棲之地。我等下人不得而知。下人之意。皆謂從噶爾丹終無結局。願得來歸。

聖上。有父母兄弟在策旺喇卜灘處者。欲往投策旺
喇卜灘者。亦有之。問羅卜臧格素兒曰。伊拉
古克三庫圖克圖。今在何地。答曰。聞伊拉古
克三庫圖克圖。去冬在古爾班賽堪。今不知
其所在。問羅卜臧格素兒等曰。杜哈爾阿喇
卜灘丹津俄木布在何地。答曰。阿喇卜灘。去
冬在布顏圖果兒河。丹津俄木布進洪郭羅。

後又出洪郭羅矣。又問達什曰。噶爾丹之子
塞卜騰巴兒珠爾。被

聖上差人擒獲。噶爾丹曾聞之乎。答曰。噶爾丹未聞。
於是令達什乘驛星速遞送赴

行在外。俟羅卜臧格素兒及其妻車陵到日。并弓
矢馬匹。送交歸化城副都統阿玉什等。爲此

具奏。

上報聞。

命掩埋運米人役遺骸。

上諭內大臣曰。前者親隨侍衛色克圖探路而歸。奏稱此路猶有去歲運米人役遺骸。自今日以後。交與管輜重大臣。若遇遺骸。俱收埋立爲一塚。每日收埋幾何。至駐蹕處奏聞。

臣按掩埋屍骸。史紀周文。然時必先目擊。

而後不忍之念生焉。今

皇上聞奏心傷。卽

垂側隱。

特諭隨路起塚掩埋。猶慮奉行者未盡細心。復

命將埋過數目。逐日奏報。何

皇仁之周密乃爾也。茫茫沙磧。頓化春臺。落落枯骸。

不至暴露。誠不啻文王之施仁矣。

庚子。

上仍駐蹕石嘴子西南隅黃河西岸。

將軍馬思喀等以隨軍食羊瘦損請罪。馬思

喀等奏曰。採買羊隻一萬五千。押解臣軍。查

收之時。羊甚羸瘦。因時當草青。擇其稍可者。

共取八千九百十二隻。於十八日起行。至堯

甫堡。查得疲乏者有三千零二隻。已交李岡

堡把總朱乾訖。但此羊係克米數。按日食用者。乞著應償官員。將所缺羊九千九十。照數賠償。解至臣軍得。

旨。羊爲軍食要需。馬思喀等。將此羊八千九百十二隻。應特委能員。於兵未起行時。乘早涼。就水草趕去。乃不特委能員趕解。致疲乏者三千餘隻。著議政大臣。將馬思喀等。嚴議具奏。集議

曰。查羊係軍食要需。馬思略等當專委能員。小心趕去。乃不委人押在。隨軍冲塵而走。致三千餘羊疲乏。殊爲不合。今卽採買可得。亦不能追赴軍前。且寧夏除此一萬五千外。金無另備之羊。應將馬思略等選來之羊五千九百十隻。專委人員。於兵起行前。乘涼爽時。就好水草飼秣。不使疲乏。趕解而去。其餘九

千九十瘦羊。交該督於好水草處牧放。俟肥日。另奏請

旨得

旨。疲乏之羊。不交與道員大吏。而交與把總。此五千九百餘羊。於一二日內。又當以疲乏告矣。其趕羊者撥兵幾人。所委何官。亦應查訊。爾等以馬思喀同寮。徇彼情面。若朕則何情面之徇耶。

著再議具奏。覆議曰。羊者軍中要需。馬思喀等。當特撥官兵。趨水草佳處。小心飼秣。驅趕而去。乃彼所自擇來之羊。行不數日。使三千餘羊。至於疲乏。此皆護送不謹之所致也。且將疲乏之羊。不交道員大吏。而交付把總。殊爲不合。如此驅行。則一二日內。彼所帶來五千九百餘羊。又將以疲乏告矣。應將驅送此羊。

撥兵幾人。交付何官之處。查明具奏。後將將
軍馬思喀等。一併議處。其將軍馬思喀等選
來羊五千九百十隻。著特撥能員。於兵未行
前。乘早涼時。趨水草佳處飼秣。不使疲乏。趕
解而去。所剩瘦羊九千九十隻。今無所用。應
計。派能員解役。乘涼爽時。於水草佳
處飼秣。緩行。不使疲乏。追送

御營可也。得

旨。馬思哈等。所云羸瘦而留於寧夏。疲乏而留於堯甫堡。羊九千九十隻。著都統愛必達。侍郎阿爾拜。帶慶封司員外常泰。御史馬色前去。將此羊如何羸瘦。如何疲乏。斃者幾何。同總督查明先報。伊等卽與總督所撥官員。協同趕至白塔地方。愛必達等。與總督會問採買羊隻。御史顧

素按察司鄂海據顧素供稱職在寧夏中衛用價四錢買羊六千四百隻皆有五分臚陸續俱交送道員吳秉謙訖據鄂海供稱職在衛屬地方用價銀四錢買羊九千皆有七分臚陸續交送道員吳秉謙後吳秉謙受領印文稱同知周志煥揀收羊八千六百其四百因瘦不收卽照數取回原價還庫訖據同知

周志煥供稱。一總此羊。自三月十五日起。至
閏三月十五日止。收完。前所收喂之羊。將軍
已取去矣。續到之羊。俱自遠方採買起來。一
時喂養。不曾蘓息。至於瘦乏。職有何辨。共倒
斃之羊八百六十七隻。職皆照數買補。臣等
查得此項羊內。原買瘦者亦有之。喂養官員
不勤慎喂養而瘦者亦有之。甄視所有羊內。

有堪趕往之羊六千九百十隻。有極瘦不堪
趕往之羊二千一百八十隻。著令總督吳赫
照數買補。共九千九十之羊。視水草佳處。一

日行二三十里。小心從容趕往。據將軍馬思
喀等疏稱。臣等領來羊隻。分給八旗叅領綽
新帶張古費雅思哈米立布胡鈕勒德里關
保元寶等。每旗各一護軍校。兵各一十一名。

令其領去。其前鋒處交軍校前鋒。每日輪趕。無專管之人。黑龍江叅領吳爾圖納蘓圖所領羊內疲斃五十五隻。原帶交羊之同知周志煥隨臣等同來。及至堯甫堡。疲乏之羊計三千二隻。欲覓同知周志煥交付。尋之不獲。故交李岡堡把總朱乾也。不喚寧夏道大吏交與。六十里之間。致使如許羊隻疲斃。此皆

臣等之罪也。奏至。

上命議政諸臣集議。議曰。羊者大軍急需。

皇上特命動支錢糧採買。爲大軍儲備。將軍及叅謀諸臣。理合仰副

皇上爲兵儲備之意。特撥官兵小心趕行。乃出寧夏六十里間。致三千餘羊疲乏。且有倒斃者。此皆不能敬慎之所致也。其將軍叅謀及趕羊

之署叅領綽新帶等。理當卽行治罪。但現在
出兵。請俟歸日議處。奏入。得

旨依議。馬思喀等帶來之羊若瘦。朕行在亦有採
買之羊。換而給之。如馬馳有羸瘦疲乏者。朕亦
以馬馳換而給之。是日。運米都御史于成龍等。
將六隊之米。俱全上船。撥郎中常有。守備林
之本。同地方官七人。前後管轄。從黃河順流。

土達爾發行。

辛丑。

上駐蹕石臺西北隅黃河西岸。內大臣明珠等回奏
賜鄂爾多斯蒙古兵白金事。先是

上諭曰。念鄂爾多斯貝勒朱喇卜等。各率其兵。隨駕
勞苦。爾其率學士一人。賞銀六千兩前去。同都
御史于成龍。賞鄂爾多斯現到之兵。人各二兩。

務使遍沾實惠。毋虛朕意。至是明珠奏曰。臣與

學士黃暮。於本月十九日。同至伊克俄羅木。

會同都御史于成龍。計鄂爾多斯現到兵二

千二百七十八名。每人各二兩算。皆一一親

付。共賞銀四千五百五十六兩。餘銀帶歸。奏

入。

上報聞。是日

皇太子奏至曰。奉聞三月十六日

諭旨。言視噶爾丹情形。與丹濟拉交惡是真。今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又附於我矣。人心離散。迫於饑饉。是實。茲向額克阿喇兒而游行。者爲其有魚也。豈有隨往之人乎。今來降之人不絕。屢得其聲息。朕計定行事。不敢輕。亦無庸急。切思丹濟拉者。乃噶爾丹一體信任之人。旣丹濟

拉交惡。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皆遵

旨附我。則噶爾丹將誰與處乎。下人全迫於饑饉
甚真。故源源不絕以來降。噶爾丹雖欲往額
克阿喇兒。誰從之去耶。又將察哈代格壘之
子吳巴什曼濟額林辰哈什哈格壘古英寨
桑喇木札卜札木素答問之詞。一一詳悉觀
之。皆謂丹濟拉與噶爾丹交惡。大察離心。至

於下人皆牲盡糧絕至於流散語皆相同無異

父皇又於此役謀定而行噶爾丹必於日前被擒雖臣亦似可決之不勝欣悅謹奏

壬寅

上駐蹕黃河西岸環洞將軍孫思克博濟奏報阿南達等自肅州進兵日期先是行兵部檄孫思

克博濟發滿洲綠旗兵各一千。著阿南達率
林隆率是軍追勦噶爾丹。續檄甘州副都統
西爾哈達馬雲霄等將存留之馬增給是軍。
令星速起行。茲以是軍於本月二十二三到
肅州支糧。於二十四日自肅州發行。報部轉
奏。

上報聞。是日

上諭內大臣公福善曰。衆人帶來車輛。其所載者非現需之物。奚用兼程前進。旣至白塔。信宿之地。隨後徐到可也。著通行曉諭。是日

侍郎席米圖咨行兵部文稱。職等之事已竣。是月十八日。自涼州赴寧夏迎

駕。行二日。至大井地方。聞

駕於十五日。自寧夏起行出邊。職乃以身將回京之

故具咨交大井坐塘筆帖式言此非緊急事務。隨便附送行兵部可也。等因咨到。侍郎哈雅爾圖爲之轉奏。

上曰。朕躬尚在外。席米圖或來迎駕。或在候駕。當請旨爲是。今言回京。大非理矣。

癸卯。

上駐蹕黃河西岸黃差頭灣。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辭。

大將軍任。

上不允。費揚古疏曰。臣本一介庸劣之人。蒙

聖上簡畀以非常之重任。臣於去歲統軍數萬。未能

仰遵

聖訓。以致羈遲於

聖駕之後。且

天威所加。噶爾丹肝胆碎裂。棄老幼子女。鍋釜什物

而鼠竄。遇之卽當剪除。而未能撲滅。以副

聖主仁愛中外。欲勦滅噶爾丹。使諸蒙古遂生樂業
之意。皆緣臣庸劣。不能上紆

宸慮。正在晝夜靡寧之際。復蒙

聖主垂憐。俾臣瓦全。臣不勝歡欣感戴。至駐扎汎地。
不意又

命臣總領大軍進發。臣一見部咨。曷勝惶恐。伏祈

睿鑒。收回

成命。罷臣大將軍任。仍著領大兵進發之人。料理

將軍事務。惟責臣以戰鬪之事。如此。則臣心

安。可以竭力圖報

皇上高厚之恩於萬一。至領黑龍江察哈爾兵。赴郭
多里巴哈爾孫地方。會大兵進發之日。另行

奏

聞外。謹具疏請

旨。

命議政諸臣議奏。僉曰。大將軍費揚古應遵前

旨而行。所懇罷理大將軍事務處。無庸議。

上從之。費揚古又疏曰。黑龍江一百官兵之馬。發往

大同喂養。本年春。取回一半。今雖差人往取。

斷不能趕上起行。若此馬後到。則黑龍江官

兵不能拴帶四個月之米。是以目前酌量伊等所有牲口。隨力拴帶。俟遇于成龍之時。請支運往餘米給之。

上曰。黑龍江兵。如以于成龍所運之米給之。則費揚古。馬思喀。必至爭競矣。若此軍似無用。則當罷之。著議政諸臣集議以聞。議曰。于成龍所運之米。俱有額數。並無贏餘。今大將軍伯費揚古。

既稱黑龍江兵不能拴帶四箇月之米。應停止此軍。留於將軍舒恕處。如已起行。亦發回舒恕處。

上從之。

遣提督李林隆標兵回固原。李林隆奏言。臣侯肅州兵一至。卽同副都統阿南達領兵進發。但前令臣駐扎甘州時。臣會奏請將標下二千

兵調來防守甘肅。今臣遵

旨進剿。則應先調臣標兵丁。往將軍孫思克處。乞諭總督酌量於附近處訓練之。疏至。

下議政諸臣集議。僉曰。將軍孫思克兵多足用。若又將固原之兵。遣往孫思克處。恐兵丁勞頓。應將先調提督李林隆標兵二千。仍令還固原可也。

上允之。

甲辰。

上駐蹕黃河西岸雙阿堡。

總督運務于成龍等發軍糧由白塔陸運。時于成龍同喀拜前往伊克俄羅木地方。監視鄂爾多斯兵丁渡河。遇頭隊米恰到。次隊米亦隨至。卽令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貝子根

都什希卜。貝勒汪舒克。公杜稜。貝勒顧祿什。
希卜。王東羅卜等。本身及其屬下。現在兵丁。
分爲六隊。均勻配搭。隨管運諸大臣陸續進
發。

乙巳。

上駐蹕黃河西沙棗樹。

多羅額駙阿喇卜灘等。自青海還復。

命先是阿喇卜灘等使於青海遵奉

聖上指授宣

旨於青海扎什巴圖爾博碩克圖濟農等台吉諸
台吉俱欣從

聖化伊等親身於四月起行來朝已有成言具疏來
奏。

命示議政諸臣集議以爲青海諸台吉者厄魯特

爲首之汗之子孫也。

皇上俯念西方邊境。遣說阿喇卜灘諸台吉。聞

旨卽請來朝。誠大喜也。臣等請於此地行慶賀禮。

上曰。青海衆台吉。向來職貢本朝。其來朝也。亦常事耳。不必賀。諸臣奏曰。青海衆台吉。皆厄魯特之人。於噶爾丹爲近親。今

皇上預籌定策。以噶爾丹大敗窘迫。青海衆台吉。莫

不驚惶。不可不乘此時安集。

特遣大臣說之。青海諸台吉震懾。

天威感戴。

聖恩不出一兵。不發一矢。傾心向化。親身來朝。皆如
聖上所料。誠非常之舉也。理宜慶賀。所

俯賜准行。得

旨。俟至白塔再賀。至是多羅額駙阿喇卜灘台吉

德木楚克還奏曰。臣等欽遵

皇上諭旨。到青海察罕拖羅海地方。宣

上諭於扎西巴圖爾台吉等曰。

太宗文皇帝時。爾顧實汗遣使請

安納貢。

世祖章皇帝時。達賴喇嘛來覲。道一風同。往來年久。今
聖駕巡幸寧夏。施思念舊。遣我等召青海諸台吉相

見以加恩澤。又諭扎什巴圖爾台吉曰。

皇上念爾顧實汗遺嗣。惟汝一人。茲特以捨猓孫裘

賜汝。扎什巴圖爾台吉服裘跪於坐處。合掌

稽首。對曰。蒙

至聖皇帝。爲禮法降

諭。誰敢不從。俟我等會商覆

旨。次日扎什巴圖爾台吉。延臣等告之云。我等理

應遵奉

聖旨。悉往朝覲。但今歲達賴喇嘛出定。又地方守禦。不可不畱大台吉。故我等公議。欲遣博碩克圖濟農額爾德尼台吉二人前去。臣等答之曰。雖達賴喇嘛今年出定。但爾等往朝。乃常職也。

聖上巡幸寧夏。爾等難逢之事。想爾等當往朝

聖上爲是。扎西巴圖爾台吉等云。誠如諸大臣言。向者凡事俱稟達賴喇嘛而行。今蒙

皇上念我祖父。遠頒

恩諭。竟不必聞之於達賴喇嘛。除量留台吉於我地方外。扎什巴圖爾本身。博碩克圖濟農額爾德尼台吉。賓圖台吉。阿齊滾布之子益蘇克台吉等。俱當在朝。四月二十日。至鎮海堡。

前往。又達賴汗之子拉臧云。我等奉

皇帝之旨。原皆欲往朝。因我爲首之台吉。議使我等
留守。請遣使請

皇上萬安。臣等一到。宣揚

皇上仁德。恩威被於青海。諸台吉皆懽怵踴躍。仰承
聖化。咸欲共享太平。其來朝之台吉。令都統杜思哈
爾員外二郎保等。在鎮海堡候之。偕來。奏至。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親隨一等侍衛關保曰青海台
吉扎什巴圖爾等欲來朝若令伊等候於曠野
受朝於大典未協且四月起行而來則邊內正
值暑熱似宜令秋時來朝著議政大臣與阿喇
卜灘德木楚克會同定議具奏議曰扎什巴圖
爾台吉等乃唐古特厄魯特兩國之台吉皆
頭實汗之正派也今戴

皇上聖德神功。誠心嚮化來朝。較之往時外藩來朝者迥異。新來朝覲事關大典。似不宜遣至

行在。况扎什巴圖爾台吉。四月起行而來。邊內又值大暑。應令伊等於九月十月赴

闕朝見。

上從其議。命都統杜思哈爾喇嘛商南多爾濟等。俟青海諸台吉到後。率之偕來。到京日期。著令預

奏。尋議政大臣都統公宗室蘇努等奏曰。臣等

欽惟

皇上弘仁丕覆。容保無疆。舉薄海內外。咸欲使之並
生率育。以偕歸於至治。比年以來。因厄魯特
噶爾丹逆天犯順。擾虐邊境。

皇上赫然震怒。思爲生靈永除後患。遂不憚勤勞。
親統六軍。遠蒞漠北。迅張天討。噶爾丹大敗潰遁之。

後衆叛親離。展轉鼠竄。無所投止。

皇上復兩臨塞外。運籌制勝。曲當機宜。於是厄魯特
寨桑人等。先後絡繹來歸。而哈密頭目先納
貢於噶爾丹者。頃又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
巴兒珠爾。獻於

行在。其噶爾丹親信之人。丹濟喇阿拉布灘丹津
俄木布等。亦遣人輸情。欲來歸順。噶爾丹子

身窮感。生理盡絕。其滅亡直在俄頃間矣。至
於呼呼諾爾台吉等。係顧實汗之嫡系。向來
雖經修貢。未曾隸于臣屬之國。頃蒙

皇上特頒諭旨。命一等台吉多羅額附阿喇布坦等
偕往。曉以大義。令奉職來覲。茲阿喇布坦等
還奏。臣等至察罕拖羅海地方。集扎什巴圖
魯等。宣布

聖諭。扎什巴圖魯等衆台吉。咸奏

聖恩深厚如此。孰敢不嚮順。臣等敬遵

諭旨。定以來月啓行。趨赴

御前朝謁。夫以呼呼諾爾。介在西海絕塞之地。數十

年以來。從未臣屬之人。今其衆台吉等。祇畏

天威。感仰

聖德。傾心內嚮。比於外藩。前史所載。異域歸忠之蹟。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且此衆台吉皆相率來
歸。則噶爾丹益無奔竄偷生之路。臣等竊以
塞卜騰巴兒珠爾既經俘獲。呼呼諾爾台吉
又復歸誠。狡寇逆焰盡銷。已無餘燼。塞外蒙
古。可自此晏然無事。我

皇上安內攘外。爲民除患之

聖心。今得允愜。而永清邊徼。綏又蒸黎之駿烈。真可

超軼百王。而垂光萬禩矣。臣等遭遇昌期。私衷不勝慶忭之至。爲此合詞稱

賀。

報聞。

員外郎納黑回奏給賞甘肅等處陣亡被傷官兵銀兩。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甘州肅州等處兵丁。去年與

厄魯特交戰。有陣亡被傷者。著兵部司官一員。馳驛前去。會同該管官員。查明原案。給賞身價。傷銀銀兩。事畢卽回。大學士伊桑阿。奏請遣兵部員外郎納黑前去。至是回奏曰。臣於三月十四日至肅州。查將軍孫思克去歲報部原案內。肅州總兵官李世達標下。與厄魯特交戰。陣亡馬兵十五名。被頭等傷總兵官潘育龍。

千總郭永盛。被頭等傷馬兵十名。二等傷馬
兵五名。三等傷馬兵一名。在甘州將軍孫思
克所屬左營。陣亡把總張仲金。馬兵三名。被
頭等傷把總蘭國蔭。頭等傷馬兵五名。二等
傷馬兵九名。三等傷馬兵三名。涼州總兵官
董大成標下。陣亡馬兵二名。被頭等傷馬兵
六名。二等傷馬兵一名。三等傷馬兵六名。被

傷總兵官潘育龍。已轉天津總兵。應不給賞銀外。此三處陣亡把總一員。照例給身價銀一百兩。陣亡馬兵二十名。每名給銀三十兩。被頭等傷官兵二十三名。每名給銀三十兩。二等傷兵十五名。每名給銀二十五兩。三等傷兵十名。給銀二十兩。給賞銀兩於肅州會同將軍孫思克。甘州中營副將魏勳。涼州總

兵董大成同視賞畢。將軍孫思克涼州總兵
官董大成甘州副將魏勳率現在官兵妻子
併父兄及被傷兵丁皆跪叩奏曰。吾等官兵
係

聖主累代豢養之衆。行間効力。死敵受傷。理所宜然。
今蒙

聖主垂念螻蟻。

勅諭遣官加恩於陣亡及被傷人等。此

浩蕩殊恩。亘古未有。鼠賊噶爾丹。奸狡無知。竊行
搶掠。化內之喀爾喀。

聖主去歲親統大軍。從中路進討。噶爾丹震懾

天威。狐鼠遊魂。我等幸值而敗之。併未嘗分外効尺
寸之功。今

聖上又親臨寧夏。相機調兵。致費籌畫。是皆我等官

兵庸劣。不能殲滅噶爾丹。以致遠勞。

聖躬再臨邊塞。雖肝腦塗地。不能仰報萬一。乃復荷殊恩。用是懽聲震地。叩首謝。

恩。三處陣亡被傷官兵。共賞白金二千三百六十五兩。奏至。

上命交內閣。

訓飭寧夏官兵百姓。先是

上駐蹕寧夏時。其地兵民。籲請

御書勒碑。至是。

上以

御製碑文發出。

命寧夏地方官勒碑。

文曰。

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朕體天育物。日以治

安爲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恆周四海。頃因指畫
軍務。不憚勤勞。遠蒞寧夏。無非爲盪滌寇氛。綏
乂生靈計也。緣邊千餘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
流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
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原。爾官吏宜董勸
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
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無憂匱乏。若夫秦風

健勇。自昔爲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
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尚各厲精銳。以効干城禦
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
之良軌。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
禮教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
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於詩書。總期上率下從。
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遠。而瞻

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
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
實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慎勿視爲具文。辜朝
廷惓惓牖導之意。欽哉。特諭。

丙午。

上駐蹕黃河西岸白塔。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赴郭多
里巴爾哈孫行期。費揚古奏曰。奉

旨。由寧夏進發之兵。於閏三月十七日起程。令

臣

領所屬之兵。於四月初十以外十五以內。前
至郭多里巴爾哈孫之地。應卽裹糧起程。但
因官兵買換馬駝食物。稍有遲悞。擬於本月
二十四日趲趣前行。於四月十五日內必至
矣。謹具奏以

聞

命示議政諸臣。是日

諭郎中碩色著將駕車之牛。給管運糧務于成龍
等。

丁未。

命緣事人員効力軍中。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原任侍郎趙山著交將軍馬
思喀。令同原任侍郎四格子。一同解送牛羊前

去。或有差遣。招撫噶爾丹。併効力行走之處。遣此二人。將光祿寺少卿常在革職。交將軍馬思喀。令其於軍前効力。將郎中碩色等所送之羊。撥三千隻。送與將軍馬思喀軍中。

已酉。

上駐蹕黃河西岸船站。

親視大兵起行。

上出行宮。至大兵行走道上。

親視八旂前鋒黑龍江兵起程。及兵丁行李。一一閱
過。遇馬駝中稍有跛蹇者。皆以內廐馬駝易
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二終